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
DANGDAI ZHONGGUO HUAJIA YANJIU CONGSHU

朱法鹏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朱法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法鹏 / 陈幼民主编. —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
2005. 5

(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)

ISBN 7-5008-3522-1

I. 朱… II. 陈… III. 中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现代
IV.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5181 号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· **朱法鹏**

陈幼民 主编

总 策 划: 段传峰

执行主编: 君 霖

责任编辑: 杜 予

装帧设计: 施 磊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印 刷: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本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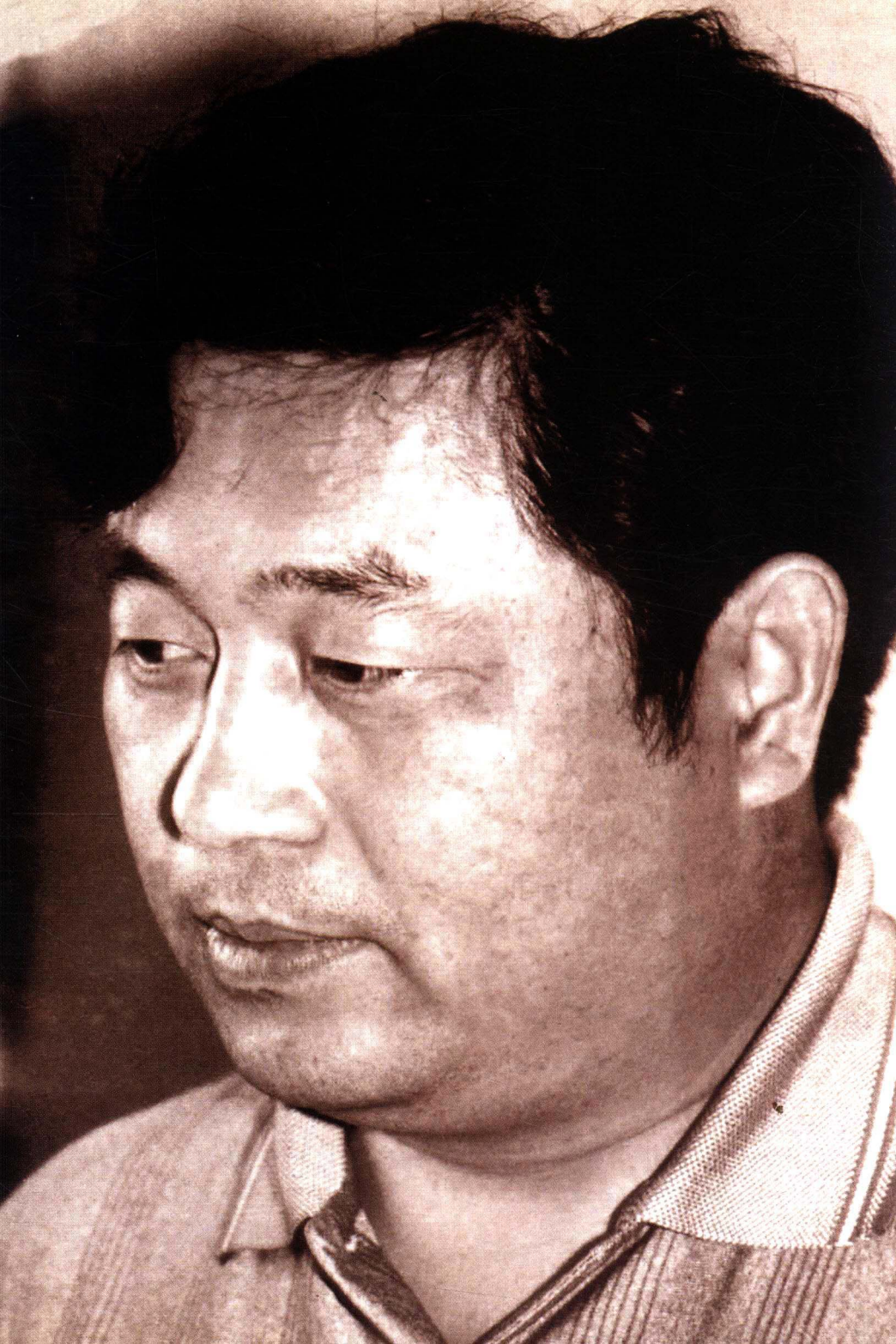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5

印 数: 1-5000

书 号: ISBN 7-5008-3522-1/J · 314

定 价: 48.00 元



前 言

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中国绘画在传统和西方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。近百年国画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分裂、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历史。这段历史中的几代画家正是在阵痛之中艰难而缓慢地前行，各自开出曼妙的艺术园地。本丛书选录的这些画家都是自新不已、风格彰显，且得到大众认可的新一代画家。他们正值壮年，处于艺术生命的巅峰期，技法精进、境界弥新，他们是当代画坛的中坚，正书写着当代中国艺术史。虽然这批画家专攻各个不同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但他们几乎都是在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学院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。古代的画院有画院的氛围，现当代的艺术院校有艺术院校的生态，比如两条道路有别：“向外”走向抽象（西化），“向内”回归传统，这两条道路或者说两种策略，都在拓展中国传统艺术的边界和深度。如果我们非要为本丛书选录的画家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，那么可以说他们都倾向于后者：重写传统，于传统中寻求新的可能。有一句话说，“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”，说得很好，但细究不得；我们说，“越是传统的、大众的，越是我们自己的”，大致错不了。

理论界、批评界对于这一批画家的关注，囿于专业的局域，显得不足，鉴于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丛书。书中各部分涵纳了画家的生平、艺术道路、艺术思考、他人的评说，当然也少不了代表作品的展示与赏析，我们旨在提供一个介于高端与低端之间的“中端”的研究性平台。该丛书不求严谨，但求避开刻板，这有些类似中国传统视线中的“游目”，游目之内，浅尝辄止，实是娓娓道来，把画家各个面相呈现给读者。如果读者能就此步入画家的艺术世界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髓有所体悟，本丛书的意义便出来了。



艺术传略



“知天命”之际的反思

朱法鹏

我生于1958年，至“知天命”之年尚有之秋，恰在此时，中国工人出版社要出一本关于画家的书，除刊登作品外，要求每人还要详细写一下自己。细想来，觉得此事不能应付，这是我的一个机遇，尽管名不副实，别人还称我是个画家，无论画好画孬，画画注定是我这辈子做的一件事，而恰在“知天命”之际要我写自己，恰到好处。写什么？实话实说，我想还是顺着时间顺序排开来，看一看记忆的年轮。一直想了一周，才觉得有些许慰藉，而更多的是反思。

寒雨带我走进绘画天地

我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——太康县，这里的孩子几乎全是伴着饥饿长大成人的。而我的童年比其他孩子好多了。兄弟姐妹九人，我排行老四，上面有三个姐姐，“重男轻女”的观念使得父母对我这个长子尤为优待，好吃好穿的都落在我头上，倒没感到饥饿寒冷，可精神饥饿始终伴随着我的梦幻少年。我的太爷是民国最后年代的一任县长，爷爷、父亲也识文断字，说不上书香门第，可也笼罩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气氛。我记得，家中书有几箱子，笔墨纸砚齐全，且有虫蛀的字画，可惜“文革”中毁掉了。父亲几乎是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人身上，尚未上学，他



朱法鹏的母亲（前排），左起：
朱法鹏长子培玉、侄子红宇、
女儿付利、侄子振江、次子振宇

就教我识字、写字。姐姐弟妹们可以玩，而我整天读书、背书、写字、学算数，可我除了读书稍有兴趣，最大的兴趣是看连环画，并仿照连环画上面的画面临摹。父亲就不高兴，一边说着“玩物丧志”、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一边打我的屁股。可我非但没听，总偷偷地把画翻出来看，有两次弄坏了，屁股也被打肿了。可“恶习”不改。父亲让描红，他稍不留神，我就弃书换画，似乎一见画就兴奋，总有看不尽的饥饿感。

8岁上学了，老师发了作业本子，要剩有半张纸，我就画了人头像，并注上我的同桌王世永小朋友的名字，最终遭到老师一顿呵斥。尽管流了泪，可我心里很兴奋：因为，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幅作品。

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，课本没有了，整天学“毛主席语录”，背诵“毛主席诗词”，或者参加批判牛鬼蛇神大会。但我很高兴：上课少了，我画画有时

间了。看了街上大字报、漫画，照着描，看了斗牛鬼蛇神后，想着画，慢慢地，形象组合就比较准确了。

春寒二月的一天早晨，淅淅沥沥的毛毛雨下着，我去上学，雨越下越大，我跌跌爬爬到了河边桥下躲雨，一直下了一个多小时，去学校迟到挨训，回家吧，父母呵斥。我呆呆坐着望着前面的河流，雨后的天空，灰灰中透出一曦亮光，随风拂摆的柳条上已有尖尖的嫩芽，小鱼跃出水面腾跳，几只紫燕掠着水面嬉戏。我想起父亲教的诗句“细水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兴奋不已，掏出作文本画了起来。结果，语文老师训斥一顿，美术老师则表扬“此画颇有诗情画意”。画是画，咋有诗情？画有意，画意是什么，在哪里？问老师，老师讲了，我还是不懂，但这毕竟是“诗情画意”的概念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。从此后，它诱惑我一点一点，一层一层不断地去思索，去体味。是寒雨带我走进了绘画的艺术天地。

“文革”的现实情感意识

上初中是1972年，“文革”的影子仍然在学校浮现，黑板报上的大批判稿子要配插图，五一、五四、七一、国庆、元旦要出特刊，批判“右倾翻案风”、“反潮流”，歌颂大好形势，“三忠于，四无限”于伟大领袖等要配插图，当然都有我的手笔。但我觉得画画不如人家的文章明了深刻，自惭形秽，要想弃画写文。班主任老师倒说：“画和文章的实质是一样的，文章是叙述思想情感，图画则是表现思想情感，你要带着思想情感去表现现实生活画面，感染力不比文章差。”这

是“思想情感”表现现实，“感染力”的观念开始进入我的思想意识，明白了“画画是表现现实，美化生活”。所以，绘画时，像写文章那样，提炼主题，确立表现方式。可惜那时学校没有直接的高考，上大学都是“工农兵”学员，并且要靠推荐，所以纵有上美术学院的愿望，心里却没有一点希望，空落落的，还带有一丝烦恼。

《潘天寿画集》引我走进艺术的门槛

一天到晚画漫画和插图，由形到形，由象到象，久而久之，还是在原地踏步，看来看去还是老样子，想找本画画的书看看学校也没有，书店里也买不到，心里着急烦躁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我的同桌好友李峰把我约到校园外的红薯地，悄悄地说：“画家，给你件宝

朱法鹏在湖南湘西苗寨





朱法鹏在韶山

贝。”说着，递给我一本书。翻开一看，喜出望外，原来是本《潘天寿画集》。这一夜，我激动得彻夜未眠，在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翻了一夜，从此后，这本画册伴我走过高中，伴我度过了两年“民办教师”的教书生涯，伴我走进了美术学院。通过这本画册，使我在懵懵懂懂中，似乎悟出了一点什么是具象，什么是抽象；从他对山花的表现，使我似乎明白了构图取景的特写、侧生、横斜、穿插、包容等等构图的基本形式、方法和关系处理的一点道理；从他对山川、河流、天空、树木的描写，我似乎悟到了点格局高简、空山无人、水流花开的虚实、黑白、疏密、浓淡的经营方式和笔墨变化。这本画册是我考入美术学院的基石。正是对这本画册的临摹，引导我到自然中去，到生活中去。从事物观察到与画册之画的对比中，不自觉地体会

“形、象、质”与“情、景、意”的关系，才使我比较顺利地考进了美术学院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这本画册萌发了我对绘画的“表现”意念，而又诱发我坚定地在大写意之路上一步一步地缓慢前行的信心。

民族文化思想影响我弃西择中创作中国画

豫东虽是穷乡僻壤，但民族传统文化的沉淀则是异常丰富。方圆几百里内，有太昊陵、伏羲台、老子故里、刘邦斩蛇的碓荡山，更有宋都开封，距离楚之国都彭城不远。从汉到明，这里的文化一脉相承，没有断裂，历史上无论是英雄霸王还是文人骚客代代有传，典籍列列有记，尚有历历在目的遗迹，殿堂、亭台、楼阁、庙宇、寺院等古迹遍布，历代书画、壁画、画像石、陶瓷、碑刻等文化征象亦不乏有。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豫东这片代代受水、旱、蝗、兵之灾贫瘠土地上的子孙坚强地生活着、创造着。幼年时，爷爷日日念叨的故事，其对童心的滋润始到大学才为明白。中学时期，心智初开，绘画的兴趣带我涉入大文化的领域。星期天蹲在图书馆是我最惬意的时候，借我书看者皆视为知己挚友。假日凑些车费，带上几个窝窝头到实地观赏体察，回来后向师长请教，有点感受，或画、或写，总想要表示点什么。民族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，文化形式的五彩缤纷，文化精神的阳刚朴茂，就是在这个时期一点一点地在我心灵中沉积下来的，但只是沉存而已，而不能理出系统的条理来，但它毕竟成为我固守的思想观念之核心。

中学毕业后，因不能直接考大学，我被母校聘请

为美术教师，然而上美术学院的信念没减，决心边教书边复习文化课、研习绘画，为迈进美术高等学府深造作准备。教书刚两年，一家美术工艺品厂招美工，我觉得这是难得的实践机会，毅然辞去教师职务，当了一名美工。我的空间更大了，除完成工作任务，业余时间，或请乡邻做模特画肖像，练下了素描的基本功，或为新房画装饰画练线条力度，或外出写生，师法自然。这段时间，是我基本功训练最有条件的时期，初步掌握了感受生活的诀窍，对绘画理论与实践的转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

恢复高考后，于1978年考美术学院，原想自己平平无望，倒是绘画专业课以较大的优势将我拉进向往已久的艺术高等学府。从此，对“美术”观念、表现手段乃至走什么样的路，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质的飞跃。在美院，我学的是油画专业，这是我没想到



1990年，朱法鹏在深圳

也不情愿的，因为，这和我在中学的习作完全两码事，但是，不情愿也是枉然，心中感到安慰的是，起码还是学画画的嘛。正是由此，我对黄金分割、板块组合、光感表现、色质、透视等西画的理论、表现的方式、方法、技巧等等进行了系统地、严格地训练。也正是由此，我才在它与中国画的对比中更加清晰、深刻地明确了中国画理念与西画分野的界点，表现方式的共性与个性，手法技巧的取舍与融会。正是这些认识促使我日后坚定走中国画创作道路的信心，而且，在作品中对西画技艺的吸纳也成为我的风格之一。现在想来，倒是真得感谢上天歪打正着的安排。

西安美院毕业后，我一直在动荡中为生计画画、办展。在困惑思考走一条什么样的路。1985年到深圳画院工作，1992年在香港艺术中心办了个人画展，后来，有幸认识了北京的画商戴凤文先生，他使我的作品走进市场，稳住了生活，也为作画创造了物质的保证条件。到1997年，随着儿女考入大学，决定到郑州发展，先住豫园村宾馆，宾馆经理免费提供住宿和画室，使我有良好的创作条件。这期间的作品风格，受制于西画的理念、技法和现代生活经验的居多，在中国画与西画技法的融合问题上困惑很多，摆脱不了色彩、板块的制约，而在中国画笔墨、线条的感觉与表现上，往往于西画冲突，并且由于受“现代派”思潮的影响，烦恼不已。这时的作品，相当一些实多意薄，色多墨少，块艳线弱，说实话就是脱不了俗，境界也不高，中国画的本体理念显得不够充分，这是我的又一次困惑。画传统？画现代？对西画优势如何接受？传统意识和现代情感如何融合？一系列的问题使我头



疼。但路是要走的，一定要选一条适合我自己的道路！思考这个问题时，儿时家乡文化的景象时常浮现出来，对故乡的人文、风尚、俗情有着挥之不去的眷恋；而西画在脑子浮现时，只是感觉到画的具象和技法，对其文化的感觉几乎没有！这时明白了，我的根在东方的土地上，血管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汁液，精神上是对祖先的遗留基因的寄托。我只是学了西画，而非西方文化的儿子，而艺术的沃土是依靠民族文化沃土才根深叶茂的。对艺术的理解和创造，是必须依赖本体文化特性特质的。这时，我明白了，地球上的文化尽管有一个时间的范畴，但更为重要的，是一个地域的范畴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否则，何谓东西方文化之分！豁然开朗，自此我下定了决心：走一条以中国文化为本体的、适当合理接受西方技法的绘画之路。

朱法鹏与湖南省武警总队司令员肖绍勋（左）、著名企业家汪振东（中）合影

面对成绩的思考

在创作道路方向明确后，我一改过去创作的踌躇行为，坚守中国画的创作原则，先从认识、理解、摸索传统绘画理论入手，读书聚神，临摹会意，采风体察，写生揣摩，从中国绘画史中找范本，全面领会，侧重选择了“八大山人”石涛、齐白石、潘天寿等大家，进行了大量的临摹，将写生与创作融为一体思考、实践，初步走出了一条以大写意为主调的创作之路。这



朱法鹏与“新世纪大展”评委合影



朱法鹏与胡勃在一起



朱法鹏与西安
画家合影



朱法鹏在个人画
展展厅

个转变是在1996年下半年完成的。

1998年我的第一本画集《当代中国画家精品库朱法鹏卷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刘大为对画册给予了“熔铸古今，师法自然”、“笔情墨趣”的评价。这个评价使我更加坚定了走自己所选道路的决心。并于1999年策划了由中国美协主办的“鑫光杯”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展；2000年策划了新世纪全国中国书画精品大展和亚亨杯全国绘画展；2003年组建了河南东方画院，任画院院长。

在近十年里我先后在中国美术馆、河南博物院以